聯益之友旬刊

(主任)陸企豪　(編輯)余天遂　趙眠雲　鄭逸梅　(攝影)林澤蒼　(廣告)張漢輔



名人軼事

## 鄭大章軼事

趙眠雲

人才不擇地而生。是誠然矣。然亦有因時代而變遷者。則文化遲早之故。風會所趨。遂若有古今之不同。如黃河流域。人才最早發達。次而揚子江流域。又次而珠江流域。此地理與歷史之關係者也。又舊時嘗有一語。爲人人所聞者。如云山東宰相山西將是也。山西古爲晉國。自文公創覇。戰勝强楚。表裏山河。纔東海泱泱大國而起。人才特盛一時。嗣後亦多名將。歷史可稽。今當國軍突起西北。山西名將。又復崛興。前者報載。鄭大章將防守邯鄲之敵軍。戢翼翹翮。完全包圍。一部已在繳械中。大同天鎮等處。已被晉軍佔領。此二月十一號。南京接新鄭來電云云也。按鄭大章亦山西賢將。友人有自滬上來者。述鄭之軼事。殊堪令人欽敬。蓋某商號有晉客。習知鄭。因披閱報紙。欽鄭之戰績。而述之者也。晉客曰。鄭有義俠風。有紀某者。鄭之總角交也。紀素文弱。讀書甚敏。及長。館於某巨室。未及一年。因病歸。紀本寒士。家有老母。頗能孝養。歸月餘。病益重。鄭時方旅居在外。及得紀某書。星夜趕歸。問其疾。知不可爲。時紀娶妻三年。妻方有娠。因泣告鄭曰。吾與君。義則朋友。情同兄弟。今不幸得不起之疾。中道夭折。老母甘旨將缺。妻雖有孕。未知生男生女。後顧茫茫。九原之下。目不瞑矣。鄭急慰之曰。君母猶吾母。所貴乎朋友者。緩急有所恃也。君果不可諱。無以母爲憂。吾有子三歲。女一歲。君夫人生而男也。則坦吾東床。卽女也。不肖子當爲君壻。吾與君以朋友始。以兒女親家終。君庶幾釋所憂乎。紀某稱謝曰。君眞有古人之風矣。明日。鄭偕其妻。挈子抱女。至紀某榻前。紀母與妻皆在。認爲姻親。鄭又命焚香燃燭。躬率妻子等對天跪拜。謂鄭某如食言。不容於天地間。蓋鄭家豐阜。紀極貧。故爲此以堅紀某之信也。旣而紀某死。鄭經理其喪。越數月。紀妻生男。鄭遂以女配之。日月周給之。不使紀母甘旨匱乏。一時有義士之稱。晉客之述如是。是可風薄俗矣。

藝術世界

## 紀兩畫會

鄭逸梅

(A)冷月畫會

我友陶冷月。從虞山開個人作品展覽會後。買其餘勇。又假青年會。陳列其傑構。以饗吳中人士。不佞曾作一度之參觀。茲將觀覽所得。爲述如左。

畫計一百數十件。分張四室。一油畫。二水墨。三設色。四淺碧。五彩色。共五種。

油畫。如柳隄春曉。清疏瀟遠。令人如置身明聖湖頭。月下飛瀑。奇詭不可名狀。鍾山曉日。天平秋楓。雁蕩晴嵐等幅。均爲冷月游踪所至之寫眞。其他尙有戰場夜月一幀。荒墟殘骸。映以幽穆之月光。厥境之慘。疑非人世。想曩年巴黎油畫院所張之普法鏖戰圖。當亦不過爾爾。洵傑構也。

水墨者。大都爲仿古之作。或師吳仲圭。或法倪高士。或擬王叔明。或臨黃大癡。無不蒼渾神似。洵非能手不辦。仿古外。又有沒骨者。亦饒韻致。

設色者。亦大都擬撫古作。爲純粹之舊國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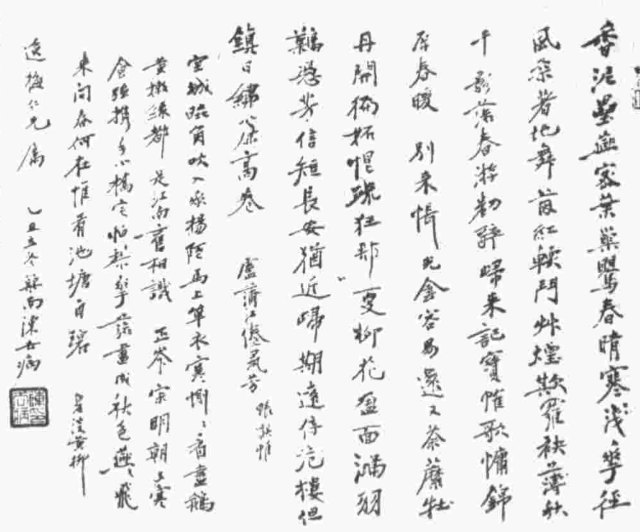
淺碧者。取法黃大癡之淺絳。惟淺絳以赭墨爲之。淺碧以靑黃爲之。而畫法融化中西。所謂新中國畫是也。且不但縑幅間點染淺碧。卽綾邊亦以淺碧裝潢之。隔窗張布。又以碧紗爲帷。更覺映照生色。

彩色者。爲純粹之新中國畫。標價均極昂。然東西人士頗傾倒之。以重金購求。不吝也。如美之派爾女士。白約瑟夫人。日本之岩崎榮藏。又大陸報主筆鮑惠爾博士等。推許尤至。其中有耄耋延年圖。爲冷月新中國畫之處女作。彌覺可珍。

去臘。冷月訪不佞於上海影戲公司。忽遽未及暢譚。茲假畫會。與故人把晤。幸何如之。冷月新刊畫集兩巨冊。皆其歷年精心之作。用珂羅版印行。尤爲佳妙。承惠賜一份。莫名感謝。旣而又蒙以小印見示。印爲銅質。以錛及錊之混合金屬堅附其上面。用猛烈之藥液以刻蝕之。纖纖無不隨人意旨。且與原文。不爽絫黍。開金石史之新紀元。其靈心巧思。洵非常人所能及也。

(B)冷紅畫會

冷月畫會之後。有冷紅畫會。韵粉豔丹。輝映四壁。吾吳人士之眼福。眞不淺哉。會中本以陳伽龕作品爲多。茲屆適値觀西開設春聯肆。伽龕疲於揮灑。因而列幅銳減。有鐵網珊瑚一幅。(紅梅)爲急就之作。然神韵超逸。的是雋品。樊少雲畫幅亦不多。其女公子穎初。所作益精進。直入古人堂奧。又爲一般人士所欣賞。他如史漫聲之靜物。陳涓隱之寫生。備一格而已。武進馬允甫瑞圖。新入是會。列山水花卉若干幅。俱靈秀殊常。會中晤陳君子彝。談敘甚歡。明日約游滄浪亭。觀可園圖書。當別記之。以餉閱者。



——陳去病詩牋——

香豔窩藪

## 花海吹笙錄(續二十四)

金季鶴

生懷恨彌深。正若情瀾百沸之際。而挫折橫遭。翻足以增其怨望。故頻頻作牛飲。以遣抑鬱之懷。蹙眉斂色。置麗人於身畔。絕不作片語之酬酢。在生之意。欲冀伊稍稍之慰藉。不難轉愁爲喜也。孰意雙玉亦自負花叢班首。嬌養自尊。素傲氣不肯下屈。檝口沉顏。互爲對壘。竟令瓊筵酒暖。氷檻花溫。反慘然若喪家之席。人人者抱憾意也。察雙方皆凜無霽色。余輩亦怯作魯連。或希恢挽其美感。雙玉席不暇暖。飄然整衣。僅四顧作迷離之辭曰。對不住。晏歇請過來。遂昂然若避而去。生憤餤燎原。露於辭色。儕輩亦深爲扼腕。時宜霧織空。列屋電炬盡放。徑角林陬。照徹悉收于望底。赫然桐陰席上。一姝姚冶乎其間。恣作酬媚。若桃李之春嬌者。伊何人。非雙玉而誰。雪隱生斜睨不語。冷酷若冰霜。驀地間猛拍闌干。連呼恨事恨事。憤然曰。可行矣。立舉箸叩盌詔侍者。然疊催而侍者延不應召。復連叩聲轄轢。握箸作搥。如撾大鼓。乃侍者偏故作狡獪。杳無應響。生悉嗝滿腔憤慨。運而納諸箸上。鳴鏘一聲。竟使余遭殃於盤箸之下矣。蓋箸以怒發。鞭撻甚暴。盌不受辱。寧爲玉碎。盲飛鷩逸。疾如鷹隼。余座適當其衝。而盌片挾其瘋癲之勢。卽猛啄余頰。頰不能敵。遂作情妬下之犧牲。殷然而流血焉。盌碎於桌。血流於頰。適足以渴怒者跋扈之氣。殷勤出巾相拂拭。猶其怨瀆之曰。變爲歉仄之辭。依例循其自慰語曰。天下多美妓。今夕當廣做花頭於雙玉之鄰。聊資以一洩。亦爲閣下謝魯莽之罪也。

## 崑劇贅言(續)

余天遂

新樂府之溫文爾雅。雍容華貴。固不待言。而武劇亦有能者。但角色尙少。不若蘇武班曩時之盛。全班總在百人二百人之間。因之無美不備。今新樂府以顧傳玠之小生。最爲出人頭地。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如張傳芳朱傳茗之旦。亦可人意。而張歌喉尤佳。將來或出朱上。華傳萃秀色可餐。惜歌喉正在變換之時。如能變好。眞絕佳之貼旦材料也。倪傳鉞施傳鎭之老外。一則歌喉不足。而神情獨得。一則恰穀行腔。做派尙未入神。年齒尙稚。將來或能駕倪之上。鄭傳鑑歌喉在施倪之間。而神采弈弈。亦有可觀。紗帽生沈傳琪亦去得。淨角爲崐劇最難得之人才。不必苛求。丑角最多。而各有可采。武外祇有汪傳鈐一人。唱作俱佳。惜無配手。不能緊湊。總之文角除生旦外。無出色之歌喉。武角除汪君外。無相常之藝員。合計不過三四十人。場面較大之戲。永不能演。何以動觀者之興。而使雅俗共賞哉。吾誠憂其不能與京劇抗衡耳。然使時局承平。必有復興之日。此其嚆矢焉。

THE LIENGYI'S TRI-MONTHLY

本刊各欄文圖禁止轉載翻印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澈。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文

出售房產者請注意

本公司地產部因買主委託購置房產者日必數起爲特登報如有房產願意出售請先將圖樣及詳細情形繕交本地產部登記定當竭誠辦理幸祈注意

聯益貿易公司啓

—信箋中之巨擘—

聯益箋

八大特色

(一)印刷清晰考究
(二)花樣收羅豐富
(三)顏色鮮豔可愛
(四)裝訂整齊精美
(五)格式雅麗別緻
(六)紙張潔白堅韌
(七)張數十足無缺
(八)價格公道克己

承索樣牋 價單請附郵花五分

聯益貿易公司印行

# 時事每生感慨　古人無妄短長

逸梅吾兄雅正　東指嚴

——許指嚴遺墨——

## 遊戲雜話

楊劍花

游藝一項。夥頤繁賾。五花八門。範圍尤廣。舉凡戲劇舞蹈電影鼓書拉戲相聲幻術口技拳藝各類咸隸之。殆難一一縷述。本篇所敘僅說書崑曲灘簧三門。或濫觴於吳下。或發祥於姑蘇。不佞吳王台畔產。平日關於該項游藝。見聞較多。固不辭蕪陋。輒掇拾一二。以諗閱者如左。

說書一業。吾蘇流傳最早。明末柳敬亭爲之倡。盛行於淸中葉。迄今營業不稍替。閭巷子弟。擅長此道者頗多。市廛茶寮中。恆多方羅致之。以撑門面。每當薄暮。電炬乍明。光裕社員登壇奏藝之際。聽衆咸趨之若鶩。一聆雅奏以爲快。蓋代價旣賤。(僅銅元七枚)技又不惡。並得啜茶一甌。藉潤渴吻。又何樂不爲哉。光裕社爲吳業開口飯。(個中人自稱)唯一團體。城鄉茶肆延聘社員彈唱。須向之接洽。并創設光裕小學。以培植同業子弟。辦理有年。頗著成效。說書大抵區分評話彈詞兩種。評話家開講三國列國水滸英烈說岳諸演義。目下以黃兆亮葉聲揚唐再亮爲此中翹楚。彈詞家時說珠搭鳳西廂南樓白蛇諸官詞。小說。近以雙楊雙朱趙小卿魏鈺卿爲尤擅勝場。最博得一種中下社會青年婦女懽迎。以是生涯頗不落寞。惟槼守成法。絕少進步。爲遺憾耳。

崑曲之策源地在玉峯。故名。當淸初國祚平。民多逸樂。時玉峯相國徐乾學。置家樂一部。姬侍數十人。搬演雜劇。笙歌如沸。妙舞欲仙。復招致淸多名。專撰曲編劇。被之管弦。奏藝紅氍毹上。豔稱一時。嗣後流傳閭閻。人爭倣傚之。遂開今日崐劇之先河。吾蘇流行最盛。搢紳先生。富家公子。莫不搜集曲本。羅致笛師。斥貲不少吝。平時揣摩聲調。組織曲會。不遺餘力。猶有一輩曲癡。躑躅街頭。左嗓高哼。恬不知羞。以示其造詣之深也者。殊可笑煞人已。

灘簧有蘇申之分。蘇地曰蘇灘。申地曰本灘。絕不相渾淆。又有前後灘區別。前灘非有眞實工夫。不易貿然嘗試。惟後灘則插科打渾。隨意胡調而已。吾蘇人士素喜聆時調小曲。故對之深表同情。價亦不昂。青蚨五翼足已。匪若滬上之以女子電燈佈景號召。而大賈其野人頭者。惜乎人材缺乏。繼起無人。十稔後。勢將成廣陵散矣。噫。

吳觀岱先生最近精品　眠雲敬題

## 夏夜

調寄深院月

徐婉雲女士遺著

十日一人

斜日墜。晚風徵。池畔蛙聲響似雷。小倚高樓吹玉笛。月痕移上海棠枝。

小茜徐婉雲女士。工詩善畫。嬌小玲瓏。活潑可喜。嘗受教於乃兄綠芙君。且與周錬霞女士相友善。故所作不同凡響。不幸出閣未久。卽罹疾病。溘竟然長逝。藝苑中人。莫不悼惜。其身後遺作頗尠。間有得之者。無不珍爲供璧。日昨從行篋中。於得女士遺詞一闋。錄投本刊。藉供愛好女士著作者之賞鑒焉。

十六。二。六。　王愛秋附識。

文學家楊劍花

## 檣邊隨感錄

許瘦蝶

陸有鐵軌。水有輪船。交通誠便利矣。一旦有事。客車停止。專載丘八。老百姓欲逃命而不能。丘八擅交通之專利。伊誰之咎耶。

三日一滄桑。五日一世界。雨覆雲翻。轉變不已。西洋鏡之一門一門又一門。觀者眼福不淺。古諺云。十年三翻覆。已深感人事變遷之速。迄今則恐朞年之間。不止三翻覆也。奈何。

往時之輿論。雖不能大昌。然在淸季時代。指斥兩宮。譏彈親貴。在袁氏時代。痛罵元首。筆伐口誅。報紙之天職。尙能盡萬分之一也。今之報紙。消息旣多混沌。民意馴致消沈。言論自由。有名無實矣。

新豐酒價。高過十千。鶩利之徒。復摻雜火酒以沽。但圖利己。不恤害人。推其居心。殊堪痛恨。蓋以毒藥害人。受其害者。一二人而已。若此含有毒質之酒。則徧害民衆。論罪當處極刑。

## 艷世短篇　情毒(十一)

漱六山房主人

終不强人以所以不願之事。汝苟不願者。吾仍死耳。藍玉倉促應之曰。吾乃甚願。吾乃甚願。於是雲夫人摩其淚眼。力繩藍玉之賢。鶴鳴亦喜色融然。紅上蓮花之面。謂藍玉曰。吾之愛妻。汝能諒我。吾矢不相負。藍玉執筆至於手顫。强忍其抑鬱酸辛之淚。而署此一諾。天長地久。此恨綿綿。著者於此。亦不覺爲藍玉一灑同情之淚也。

鶴鳴閨中交涉。旣告勝利。仲淑知而大怒。乃與其壻嚴重交涉。且深咎藍玉之懦。藍玉泣曰。彼時鶴鳴欲引刀自刎。尊姑痛哭流涕。力奪其刀。天下女子。安能坐視良人之死。而不驚心動魄者。仲淑唾之曰。痴女可憐。汝猶以爲鶴鳴眞欲自刎耶。特借爲恫嚇之具耳。今諾已署矣。且爲奈何。蓋鶴鳴夙知仲淑非易與者。苟不以詐術取得藍玉之諾。則一經涉訟。敗訴無疑。至是仲淑旣與問罪之師。鶴鳴果執藍玉列押之文相抵。仲淑欲提訴訟。而鶴鳴財勢皆優。慮其出背城借一之圖。訟未必勝。而轉令藍玉處於進退兩難之地。不得已乃令鶴鳴分給財產。以資贍養。鶴鳴始猶拒絕。旋爲蘭陵大俠范宗彥所知。力助仲淑。以嚴重之口吻。深責鶴鳴。宗彥者。鶴鳴受業之師也。鶴鳴心知此事不直於衆人之口。人而又素憚宗彥。遂分其家產十分之四。以畀藍玉。雖仍與雲夫人同居。而舊日蕭郎。已成陌路。卽對面相逢。亦僅作一二寒暄之語。鶴鳴則偕其愛妻蘭意。同寓春申。而藍玉之淸淚長流。深閨獨處。蓮心味苦。螺子腸迴。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其處境蓋至可憐也。

已而雲夫人逝矣。鶴鳴營葬之後。悉移其產於上海。并祖傳之第宅而亦斥棄之。藍玉遂不得不賃廡以居。幸藍玉儉約。量入爲出。歲有所積。不數年而產乃大昌。幾突過雲氏原產之全數。藍玉更以持家之暇。勤求學問。與鶴鳴不相聞問者。三年有奇。此盛美之畫眉夫壻。藍玉亦已置之度外。古井無波。轉勝於當年夫婦勃豀之日。然而無情之夫壻歸矣。鶴鳴趦趄而入。衣裘黯淡。顏色灰敗。較前已判若兩人。藍玉見之淡然曰。三年不見君矣。今日何處來也。鶴鳴突前。力攬藍玉之衣。長跪於地。荷荷言曰。吾負君矣。聲淚俱下。嗟乎。人窮返本。此眞鶴鳴返本之時矣。

蘭意之嫁鶴鳴。特炫其貌美多金。精神彌滿。非眞愛之結合也。凡天下妖姬蕩女。其虛榮心皆有纖長增高之性質。溪壑可盈。而妖姬蕩女之虛榮心。乃永無饜足之日。卽今日認爲滿意者。明日又存奢望矣。奢望不得。怨謗遂生。如是種種原因。乃令男子長爲女子之牛馬。而男子之心。曾不自覺。是卽鶴鳴與蘭意之現象也。蘭意初歸雲氏。猶少少斂跡。迨雲夫人旣逝。鶴鳴傾其家產以授蘭意。蘭意揮霍甚豪。兩年之間。也斥雲氏家貲之半。而鶴鳴之精